

来自一位晚期肺癌医生的劝慰：

没有健康 再大的理想都是空谈

▲ 本报记者 张雨 任艺 见习记者 张璐 策划 陈惠

“非小细胞肺癌（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Ⅳ期了。没办法，已经既成现实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以我为戒，关注、重视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要等到一切都晚了，再后悔。那时，即便有再大的理想和抱负，也都是空谈。”

罹患癌症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灾难。如果患者很年轻，又是一名医生，恐怕这场灾难会变得更为沉重与灰暗。

然而，他虽心有不甘，却并不消沉；他虽感无奈，却并不萎靡。站在人群中，如果没人告诉你他的情况，你绝对不会把他与癌症联系在一起。但是你也绝对想象不到他手术时的生死难料，化疗时几乎只剩下喘息的力气……

他叫赵涛，山东威海人，今年 35 岁，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博士后，经他手救活的孩子超过 2000 例。

面对无奈的现实，赵涛并没有怨天尤人，在积极治疗的同时，他反倒是有了更多时间思考人生与价值。赵涛说：“中国的医生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了，大家一定要以我为戒。关注健康真的不只是说说。”

在中国做医生，是辛苦的。但具体有多辛苦恐怕除了圈内人，外界了解得并不多。作为带了赵涛 3 年的组长，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李磊对于赵涛的遭遇很是无奈：“这个不幸有点太大了。”

曾代表中国医师协会看望赵涛的陆军副会长感慨，只有医生健康，才会有民众的健康。这是全面小康的基础，不能动摇。

2016 年 5 月 19 日，一张医生瘫坐在地上喝葡萄糖的照片引起关注。这名医生忙碌一天，累得虚脱，正在喝葡萄糖补充体力。该医生表示，当天所有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都很忙，自己只是其中一份子。

故事

忽视健康酿恶果

咳血痰并没注意

2015 年春天，赵涛出现了咳血痰的症状。

“也是自己疏忽大意。一方面觉得自己年轻，虽然是 1981 年生人，但也算是 80 后，觉得一些恶性的疾病离自己很远，但结果偏偏就是最不幸的这一种。”赵涛说。

咳血痰的症状最初一两个月一次，后来频率慢慢高了，赵涛就拍了胸片，找呼吸科、胸外科的老师帮忙看了一下，他们建议

再行 CT 检查，但由于平时工作忙，一直没做。等到有时间做的时候已是 2015 年底了，结果发现一个 0.5 cm 大小的肿物。

在经过一次误诊和长达半年的误治后，赵涛的身体免疫力已经消耗殆尽，还在坚持上班的他终于撑不住了，以写论文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换了家医院去做检查。最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明确诊断为晚期肺癌，而那时肿瘤已经长到 4~5 厘米了。

四次一脚踏入鬼门关

从接受治疗开始，赵涛前后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几乎与这个世界说再见。

2016 年 6 月，赵涛接受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病理分期也出来了，Ⅳ期。既然已经这样了，也就死心了，按部就班抗肿瘤吧。”赵涛谈及此时，显得有些无奈。

术前穿刺出现出血性休克及窒息、4 个多小时的扩大切除手术以及两次误吸，前后四次，

赵涛几乎已经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又奇迹般地回来了。相较之下，化疗后的体力极度虚弱已经算是小事儿了。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张力建教授向记者介绍道，非小细胞肺癌包含腺癌、鳞癌和大细胞癌，其中腺癌占到 60% 以上，同时我们对腺癌的了解也是最多的。大部分的腺癌是由于基因变异产生的，带有靶点，可以通过服用靶向药对变异基因进行控制。



在坚强面对外界不良影响和重重压力的同时，我们的内心更需要强大才行。维护好自身的 1，后面那么多的 0 才更有意义。呼吁医务人员更关注自身健康，努力调整心态，积极乐观地在救死扶伤的坎坷道路上，继续前行。
——赵涛医生

唯有健康才能承载梦想

“我为什么会生病？之后的路又该怎么走？虽然不知道自己将来还能走多远，但还是需要思考以后的日子应该如何度过。”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最近，赵涛跟周围医生朋友说得最多的，也是他最想和医生同行们说的：“我是一个很现实的反面典型。大家一定要以我为戒，一定

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赵涛告诉记者，在当前这个大环境下，中国的医生非常关心患者的安危，反而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当然这

样的想法并没有错，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在咳血痰的时候，一名患儿家属就跟我说，‘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命换患者的命。’”

辛苦的小儿心脏外科

医生群体的辛苦也许只有医生自己内部最清楚，而社会大众的感触似乎并不直观。赵涛所从事的小儿科专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赵涛和科里的其他同事一样，每天的手术排得都是满满的，有时前一天

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在小儿心脏外科，愿意做儿科的人本就不多，大家相对更愿意做成人心脏手术，因为成人心脏手术更赚钱。儿科又没钱、风险又高，确实很尴尬。”

由于家离得有些远，所以赵涛每天起得也比其他人

早一些。一早 7 点到医院，4 台手术之后基本已经是夜里 10 点了，期间几乎很少有机会能坐下来舒舒服服地吃口饭。回到家经常已经是夜里 12 点了，第二天还要 6 点起来，再赴战场。

其实生活在这样环境里的又何止赵涛一人。

身体是理想的载体

“我以前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想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平台，学习最好的技术，利用自己的知识去救助更多的人。但现在没有了身体的保障，我什么都做不了，再大的理想抱负，全都是空谈。”赵涛虽有不甘，但却没有

更好的办法。

“我相信，做医生能坚持下来的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不论是已经出人头地的专家，还是正在拼搏的小医生或中层，一定要保重自己的健康，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道

理，大家都懂，只是存在侥幸心理或者真的已经被架在了一定的位置上下不来。但赵涛还是希望：“千万不要到了我这个时候，不知道手术能不能下来台，或许一个穿刺就会和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才真的明白一些道理。”

“传送带”的速度就是这么快

但话说回来，要想改变，谈何容易。

赵涛告诉记者，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不仅仅是安贞，全国绝大部分的大医院都是如此。这条“传送带”的速度就是这么快，身处其中的医生很难不按照这个节奏来走，其实大家也是身不由己。

“我国医生与患者的比例正在逐渐拉大，医生的劳动强度会越来越大。国家推行分级诊疗的愿望是好的，但如果没有更多医生，没有更多优秀医生，仅仅凭借行政命令来推进分级诊疗，恐怕不太容易。因为患者会用脚来投票，他们知道哪里医疗水平更高。如果有朝一日，

我们能像美国那样，全国各地的医疗水平不会有太大差异时，可能大医院的医生才会轻松一些。”赵涛说。

